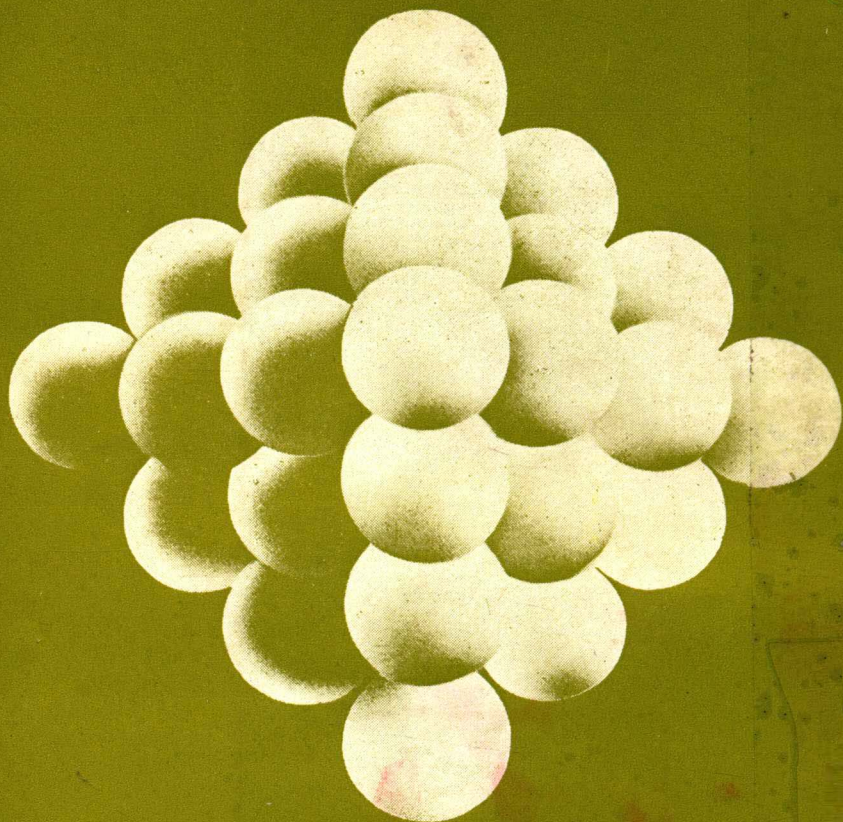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白康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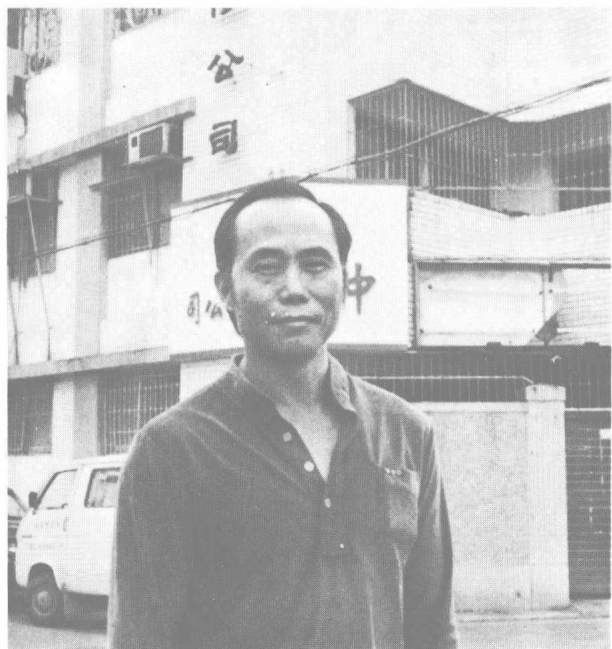
81 刊叢學文新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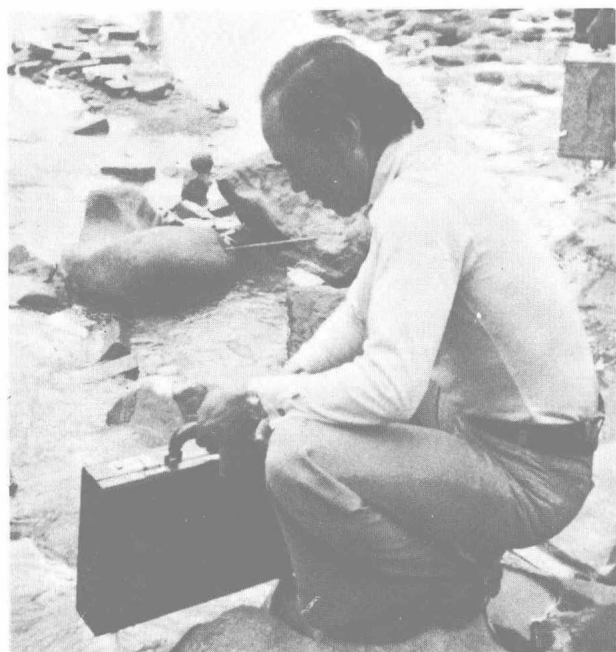
集 選 自 白 康

新 叢 刊

行 印 司 公 業 事 化 文 明 黎







鼻頭角之夢

曾幾何時你走過來，像從前
那樣留著在礁石的環環，
吳道子的粉本上，
八十六個神仙凝眸木立，
只有你，衣袂飄然而起，
走下那一千多年的手卷。

當時動情一瞥，就^許留下
今天這風濤裡的紛紜，
環腰伸過來的的手臂
還是看衣帶樓下的夕暉，
海鷗四面散開飛去，
為你被下歷史纏裹過的憔悴。

從這裡踏波而去，我們
穿過懷雲墨霧，
續寫向文盛世。
賈李沉楊籠罩邊陲，
李龜坡斷常重生
重騎走過宋文明情

目 錄

素描	寫作年表	生活照片	手跡	一朵花	手錶	昨日之約	相見爭如不見	沙上足跡	七姨
				九	三	三	四	五	七

• 集選自白康 •

徐亮行 八

短歌 一七

盲鳥 一五

寫作年表

民國三十三年，十四歲

在淪陷的痛苦中寫過一些不合平仄，不懂音韻的七言和五言詩。

民國三十四年，十五歲

寫了一封文言用典，間見駢體的信給四川做官的叔叔。

他說，最好用白話。

民國三十五年，十六歲

用白話文寫詩和小品，在壁報和油印的刊物上受到鼓勵。

民國三十六年，十七歲

寫跟一個不知名的女孩從長沙搭小火輪回湘潭，刊在報上。甚麼題目，那家報，都記不得了。

民國四十二年，二十三歲

寫了七十三首新詩。

民國四十三年，二十四歲

再學寫小說和小品，十不刊一。

民國四十六年，二十七歲

寫了許多零零碎碎的報導文字、雜感。

民國四十八年，二十九歲

在聯合廣播，寫長篇連載小說，未刊完，

開始寫廣播劇。

民國四十九年，三十歲

寫長篇小說「日落時分」。

寫電影短評。

民國五十年，三十一歲

寫長篇小說「羅漢嶺」。

改編電影劇本，「獵人與寡婦」。

民國五十一年，三十二歲

在聯副寫了好幾個短篇：「沙上足跡」、「吊着的小泥人」等等，也在其他報刊上寫。

改編「古樹下」電影劇本。

民國五十二年，三十三歲

改寫電影劇本「雷堡風雲」。

電影短評，從徵信新聞，寫到中央日報，再到聯合報，還兼青年戰士報。

民國五十三年，三十四歲

開始寫「故鄉故事」中的四個短篇：「老虎岩」、「鍋底塘的故事」、「七姨」、「人質」。

改編電影劇本「金娃」。

民國五十四年，三十五歲

寫影視劇。

舞臺劇「牆」。

爲青年戰士報寫「副刊短評」。

爲中華日報寫「唐白隨筆」。

其他不固定的電影雜感。

民國五十五年，三十六歲

改編電影劇本「代價」、「燭光」。

中篇小說，「盲鳥」、「短歌」。

民國五十六年，三十七歲

長篇小說「海月」。

改編電影劇本，「古道斜陽」。

歌詞：「街燈下」、「誰留下的眼淚」。

民國五十七年，三十八歲

電影劇本，「鬼狐外傳」、「厖頭厖面」。

長篇小說，「蟠龍山」。

民國五十八年，三十九歲

電影劇本：「小翠」、「三朵花」、「完璧歸趙」、「大地龍蛇」。

電視劇：「虬髯客」。

民國五十九年，四十歲

電影劇本，「他怎麼辦」。

長篇小說：「臺北屋簷下」（迄今未完稿）。

短篇小說：「賭徒」、「血戰西沙河」、「相見不如不見」、「離別」等等。

民國六十年，四十一歲

電影劇本，「異鄉客」、「東京娃娃」、「北京人」。

電視單元劇或劇集中的片段多種。

民國六十一年，四十二歲

電影劇本，「死囚」。

民國六十二年，四十三歲

電影劇本，「牡丹淚」。

民國六十三年，四十四歲

改編電影劇本：「盲鳥」。

參與電視劇本集編寫：「君在何處」、「楊貴妃」、及「保鑣」中的片段，各類型單元劇。

民國六十四年，四十五歲

中篇小說：「以牙還牙」、「艷遇」。

長篇小說：「漂鳥」。

電影劇「西埔斜陽」。

電影劇本，「愛情雷風雨」。

民國六十五年，四十六歲

增寫「故鄉故事」中三小篇：「孽子」、「徐亮行」、「高十力」。

短篇小說：「長河逝水」、「昨日之約」、「手錶」、「一朵花」。

電影劇本，「風鈴」。

民國六十六年，四十七歲

長篇小說，「緣起緣滅」。

電影劇本，改「緣起緣滅」為「神捕」。

民國六十七年，四十八歲

長篇小說：「微笑曾經來過」。

短篇小說，「楊柳依依」、「解恨」。

• 表年作寫 •

電視：「西貢風雲」劇集之一部份。

電影劇本：「大編劇」、「一個太太恰恰好」。

• 康白自選集 •

一 朵 花

一醒來她就想起那朵花。

太陽已經映上窗帘了，她嚇一大跳，一邊找內衣，一邊抓起鬧鐘來看，它真掃把；這時候才四點多，昨天晚上忘了給它上鍊，它且睡了。

心裏着急已經晚成幾點了。隔着門叫媽，媽也不理，大不了就曠一節課吧，那花總是有，他已經送一個禮拜了……哇！她一拍額頭，這不是星期天嗎！

兜着穿到腿上的裙子，往床上一仰，亂神經的哈哈笑了，媽在門上敲了兩下。

「你幹嗎？曉筠？」

「沒有。」